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二辑）



王明居美学文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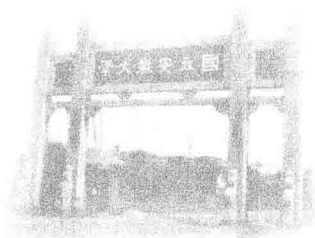
WANGMINGJU MEIXUE WENXUAN

王明居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二辑）



王明居美学文选

WANGMINGJU MEIXUE WENXUAN

王明居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李克非

封面设计:丁奕奕 欧阳显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明居美学文选 / 王明居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9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第2辑)

ISBN 978-7-5676-1632-5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美学—文集 IV. ①B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4044号

本书由安徽高校省级学科重大建设项目资助出版

王明居美学文选

王明居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tfb@126.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1000 1/16

印 张:24

字 数:400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632-5

定 价:48.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序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1928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1945年9月更名为国立安徽大学中文系，1949年12月更名为安徽大学中文系，1954年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年更名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1972年1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4年10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这里人才荟萃，刘文典、陈望道、郁达夫、朱湘、苏雪林、朱光潜、周予同、潘重规、宗志黄、张煦侯、卫仲璠、宛敏灏、张涤华、祖保泉、余恕诚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过，他们高尚的师德、杰出的学术成就凝固成了我院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各类人才。

文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秘书学、汉语国际教育等4个本科专业；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美育与审美文化研究所、艺术文化学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所（中心）。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理论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设有中国古代文学等10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和学科教学（语文）、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学位点；有1个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3个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专业），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古代文学），2门国家级精品课程（文学理论、大学语文），1个省级刊物（《学语文》）。

文学院师资科研力量雄厚，现有在岗专任教师82人，其中教授28人，副教授35人，博士55人。2009年以来，本学科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77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3项（含重大招标项目1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3项。教师中，有国家首届教学名师

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2人，皖江学者3人，二级教授8人，5人人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6人人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走过80多年的风雨征程，目前中文学科方向齐全，拥有很多相对稳定、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唐诗研究、古代文论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宋辽金文学研究、词学研究、当代文学现象研究、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梵汉对音研究、句法语义接口研究等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或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特别是李商隐研究的系列成果已成为传世经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说，本学科的李商隐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改写。

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中文学科养成了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培育了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打造了精诚合作的学术团队，形成了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扎根传统与关注当下相结合、立足本位与学科交融相结合、历代书面文献与当代口传文献并重的学科特色。

21世纪以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休，中文学科逐渐进入了新老交替的时期，如何继承、弘扬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如何开启中文学科的新篇章，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基于这一初衷，我们特编选了这套丛书，名之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计划做成开放式丛书，一直出版下去。我们认为，对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阶段性归纳汇集，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可以向学界整体推介我院的学术研究，展现学术影响力。

关心文学院发展的朋友常常问我们：“你们自己说师大文学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有什么可以证明呢？”是啊，校址几经变迁，由安庆至芜湖至合肥，最终落户芜湖；校园面貌日新月异，载有历史积淀的老建筑也已被悉数推倒重建，物化的记忆只能在发黄的老照片中去追寻。能证明我们悠久历史的，能说明我们深厚底蕴的，唯有前辈学者留下的字字珠玑的精彩华章。为此，我们特别编选了本辑文集，文集作者均是已退休的前辈学者，他们有的已驾鹤仙去；有的虽然年岁已高，但仍笔耕不辍。这些优秀成果，是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砥砺我们人格的源泉，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明

灯，是督促我们奋进的动力。

我们坚信，承载着八十多年的历史积淀，文学院必将向学界奉献更多的学术精品，文学院的各项事业必将走向更悠远的辉煌！

储泰松

二〇一五年八月

自序

一九五七年夏，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被分配到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教授文学概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被调回安徽。当时，省人事局拟将我调到教育厅。我提出了重操旧业——教书的要求，于是便分配我到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概论达十余年之久。我深深感到，这门课很不容易教好，因为当时受到阶级斗争总形势的影响，课程内容都要和阶级斗争挂钩，如文艺要为特定阶级的政治服务，因而具有阶级性，连山水诗、花鸟画都不例外，否认这一点，便会犯超阶级的人性论的错误。特定阶级作家世界观必然要反映到创作方法上来，创作方法必然要表现特定的阶级性。古典文学作家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他们的作品归根结底是为巩固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服务的，其揭露剥削阶级的描写是小骂大帮忙，其同情人民的描写是麻痹人民的毒药，如此等等。后来，阶级斗争之火越烧越旺，发展到文革之际，衍成燎原之势，古人、死人被当成批判的靶子，而宣扬古典作家作品的一些人士也几成为斗争的对象。文革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才逐渐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教学秩序才得到恢复。这时，教学设施中增添了美学课，命我去承担教课任务。我是愉快地应命的，因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期，我在北京学习过美学，目睹了美学争鸣实况。当时，著名美学家、作家黄药眠教授，是我们的业师，为我们讲授美学课，我们受到良好的美学教育。他邀请美学界三大派代表性人物朱光潜、蔡仪、李泽厚分别来北京师范大学讲学。朱光潜先生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宣扬美的主观论（后易为美的主客观统一论）；蔡仪先生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提倡美的客观论，认为自然美的根源在于自然物的本身属性；李泽厚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张美的社会性，认为自然美的

根源不在于自然物的属性，而在于人的社会性。三大派的争鸣，在全国美学界掀起了一股热潮，文艺报编辑部和新建编辑部分别推出了六本美学讨论集，客观地介绍了争鸣的盛况。当时，我虽是观潮者，但美学大潮的冲击波对我是有影响的。它对我后来从事美学教育提供了承上启下的契机与氛围，在我的心田中撒下了美学的种子，培养了我的兴趣，为我研究美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我在课堂上对三大派的美学观均作了介绍，并肯定了他们的优长，但对其缺失也予以指出，且提出自己的见解。我逐渐发现，他们对自己的优长，竭尽全力维护，使之固若金汤；但对自己的缺失，却百般回避，讳莫如深。然而对方所攻击的往往是自己的缺失，自己在掩饰自己的缺失时，又常常露出了马脚，以致被对方抓住了尾巴，对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自己陷于被动的处境。如朱光潜先生的美的公式：物甲（客观）+美感（主观）=物乙（即主客观统一的美），朱先生认为这一美的公式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批评者则说朱先生把主观美感当作客观美的决定因素，依然是唯心主义的主观论。与朱先生相反，蔡仪先生是提倡美的客观论的，但他又说美是典型。于是反对者诘问道：典型的跳蚤美不美？典型的癌细胞美不美？这就不好回答了。与蔡先生相左的还有李泽厚先生。他否认美的自然性，强调美的社会性。他误把国旗说成“一块红布，几颗黄星本身并没有什么美”，而只承认它本身的社会性质、社会意义才是美的（见李泽厚：《美学论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他肯定国旗之美的社会性，这是对的；但却否定国旗图案物性特质的美，则是错的。何况国旗并非纯粹的自然物，而他居然以之比附为自然美，则更是不妥的。对此，著名作家何其芳就曾著文予以严肃批评。

当然，三大美学流派并非中国仅有。国外纷纭复杂、五光十色的美学流派，归根结底，也跳不出主观派、客观派、主客观统一派的圈子。

怎样才能入乎流派之内，又超乎流派之外，以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亦此亦彼、相互圆融，达到超越的美学境界呢？这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长期磨合的艰苦的历程。我深深体会到，我们首先应该从老祖宗那里得到启示，从优秀的传统文化长河中淘

出金子来。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如太极、阴阳、刚柔、动静、有无、虚实、美丑、恍惚、悲喜、情采、显隐、黑白、大小、繁简、浓淡、意象、方圆等等，都是相反相成、对立的统一；在互渗的过程中，经过变易、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亦此亦彼，具有不确定性。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混成、恍惚、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美丑、善恶、无中生有等等，均显示出这种特性。如此特性，正是中国文化经典中模糊论的滥觞。我曾就此观点，写成讲稿，传授给文艺美学研究生，后敷衍成论文，投给有关杂志发表。

此外，便是从外国哲学美学经典中汲取营养。我曾学习过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在三大批判中，尤其热衷于学习《判断力批判》。我将学习心得写成《康德的美学思想》讲稿，在课堂上为研究生讲授，并形成三篇论文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康德所说的“模糊的认识”“模糊的概念”（《判断力批判》上卷第15节，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6、67页），就是具有启迪意义的。继康德之后的黑格尔，在《美学》《精神现象学》，尤其是《小逻辑》中，对于审美过渡中亦此亦彼的模糊性作了辩证的论述。至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则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于中介过渡亦此亦彼的不确定的模糊性，更作了科学的论证。这都加深了我对模糊论的认知，但还没有形成系统。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科学大潮的普遍高涨，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各种学科涌入海内，汇成湍湍激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形成大回旋、大融合的态势。美学也深受影响，模糊美学除了受到物理化学中耗散结构论影响外，更得到模糊数学的启迪。我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许多论文，就是如此。其中，《审美中的模糊思维》一文，得到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羨林先生的充分肯定并援引了文中的模糊分析与模糊综合的概念。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实践中，我所撰写的模糊美学系列论文，为整合成专著中的系统序列提供了前提。《模糊美学》和《模糊艺术论》两书的推出，就是在许多论文的观点、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提炼与概括的结果，也受到季羨林先生的肯定。

在模糊美学观点的影响下，我在观照美的对象与文艺现象时，

往往热衷于从总体上进行宏观的把握，从微观上予以具体的分析，将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起来研究。因此，在考察中外艺术作品时，我喜欢从风格入手。风格即人，是作家艺术家鲜明独特的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集中升华和最高境界，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总特点。它具有整体性、混沌性、流动性，它说不清、道不明、难以传达。风格不同，犹如人面；然不同风格之间的边界是极其模糊、交叉互渗的。我认为，在教学研究中，应把握风格的精髓，才可真正领悟作品的艺术价值。因此，我写过几十篇关于风格的论文在杂志上发表，并进行加工、提炼，写成专著《唐诗风格美新探》《唐诗风格论》《文学风格论》，既作为教材发给学生，又推向社会，并产生过较好的效应。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杜甫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我所撰写的美学论文，不过是师从先贤和学习今人美学经典后的心得体会，肯定有不妥之处，尚祈方家赐教为感。

王明居2014年6月8日于上海

目 录

第一编

一项跨入新世纪的暧昧工程——谈模糊美学与模糊美	3
审美中的模糊思维	17
模糊艺术试论	29
模糊美学与美学的模糊——与夏之放先生商榷	42
评康德的崇高论	60
易经的隐形美学范畴	72
易传美学阴阳刚柔论	87
象外之象——无中生有	98
中和与和谐的中西比较研究	109
太极之美	118
周易方圆论	131
易经生命美学密码研究	146

第二编

风格四题	159
风格美举隅	180
诗风格谈	195
诗风三品	209
缜密·疏朗·静谧	212
流动·新巧	216
谨严·直率	218
古拙·洗炼	220
绚烂	224

婉 约	227
柔 婉	230
艺术美的最高境界——风格	233
文学流派论	237

第三编

唐代美学管窥——《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出版感言	249
唐代美学简论	253
韩愈美学智慧五题	265
妙在含糊——说贾岛《寻隐者不遇》	277
徽派建筑木雕上的唐诗美	280
唐代绘画美学中的心目妙悟说	288
知白守黑之美	308
自然美和人的社会实践	316
老虎美不美——略谈美感的相对性	326
武松打虎的美	329
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寻美记	333
恋人为什么爱在月下散步——谈美的形态	338
爱情心理的哲学探讨——爱情的审美价值	341
我的美学追求	346
附录:王明居论著目录	357

A decorative rectangular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diamond-shaped pattern surrounds the text.

第一编

一项跨入新世纪的暧昧工程

——谈模糊美学与模糊美

一、一把启动美的奥秘之门的钥匙——模糊美学

只要你翻开美学史，就可知道，历代美学家都在穷尽毕生精力，探索美的奥秘，很多人在美的定义的诠释方面绞尽了脑汁，总想把飘忽不定的美固定在概念的框子里。各个学派对于美的定义总是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但是，美，这个调皮的精灵，却不愿在定义的框子里跳舞；当你煞费苦心把它捉住捺进定义中时，它却从容地冲破一切束缚，跃进无限的自由的海洋中。这就告诉人们：美，是流动的，变易的，不确定的；我们不能被定义的绳索捆住手脚，不能局限于用静止的确定的方法去探究美，而应该用动态的辩证的方法去寻找打开美的奥秘之门的钥匙。这里有一把钥匙，便是模糊美学。

模糊美学既承认美的确定性、明晰性，又承认美的不确定性、弗晰性。它避免了只追求确定不变的美的定义的偏颇，旨在探究隐藏在确定性、清晰性肩膀的不确定性、弗晰性的模糊美。可见模糊美学的出现，是为了适应美学研究的需要，适应消解美学困境的需要，适应美学事业发展的需要。

但是，模糊美学为什么不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呢？为什么偏偏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跻身美学讲坛呢？其中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由于诞生了模糊数学。模糊美学的出现与模糊数学有关。

模糊数学引发了模糊美学。1965年，美国著名数学家查德（L. A. Zadeh）发表了《模糊集合》一文，把模糊的系列概念运用到数学领域，使模糊与数学接轨，将模糊集合论中的不确定论作为数学的灵魂，从而在人类数学史上创立了模糊数学，查德便成为模糊数学

的奠基人。此后，在模糊数学的带动下，出现了许多模糊学科，如模糊思维学、模糊语言学、模糊逻辑学、模糊心理学、模糊美学等等。

模糊美学引入了模糊集合论，用模糊集合论去阐释、解析美学。模糊集合论认为，在0与1之间，有0.1、0.2、0.3、0.4、0.5、0.6、0.7、0.8、0.9等中间环节，它们相互撞击，彼此过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亦此亦彼。这种现象便是模糊集合中的不确定性，研究此种不确定的现象乃是模糊集合论的任务。就美的范畴而言，有优美、崇高、悲剧、喜剧等明晰的范畴，但也有亦美（优美）亦高（崇高）、亦悲亦喜等弗晰范畴：后者的亦此亦彼现象，便是一种模糊集合。模糊美学除了承认前者的明晰状态外，还要着重研究后者的弗晰状态。模糊美学认为：美，是明晰与弗晰的统一，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但其明晰、静态、确定性是相对短暂的，其弗晰、动态、不确定性则是绝对的永恒。

模糊数学虽然启发了模糊美学，但模糊美学并不隶属于模糊数学，二者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模糊数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其研究的对象是真；模糊美学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其研究的对象是真善美。此外，模糊数学研究的对象是理性的、抽象的；模糊美学研究的对象则是感性的、形象的。因此，模糊美学虽然晚生于模糊数学，但二者是并列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①。然而，模糊数学的诱导性却是不可低估的。在模糊数学未进入美学领域之前，虽然存在着模糊现象和模糊理论，但并未实现模糊与美学的接轨，因而还不会形成模糊美学。当模糊集合论进入美学领域以后，才实现模糊与美学的接轨，遂诞生模糊美学。

模糊美学的出现，还同交叉学科的发展繁荣有关，特别与耗散结构论的促进有关。当今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文化学术日益昌隆，各种科学门类之间相互渗透，在相似、相近、相同的交叉边缘地带，各自取长补短，相互过渡，相互圆融，在流动不止的变易中发展自己，绝不用不变的定义去束缚自己，而是着重于科学发展过程的特质的研究，这种特质永远处于同外界物质对象的有机联系

^① 王明居：《模糊美学和模糊数学》，《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2期。

中，永远处于不确定的变动之中。正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比利时著名科学家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所说：“在我们的宇宙中，稳定的、永恒的、规则的安全性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危险的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①这种科学本身内在特质与外在物质运动相联系的变化发展的不确定性，正是耗散结构论的特性，也是科学的开放系统的根本特征。模糊美学正是在这种开放性系统的大背景之下形成的。

开放性系统的形成，交叉性边缘科学的发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个历史过程的。长期以来，由于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各门科学之间，缺乏互渗性，所以交叉性的边缘科学不是很发达。科学上对于非线性、不确定性系统的研究，还没有现代这样普及，因而模糊美学赖以孕育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现代科学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形成了高度综合化普遍化发展的大趋势；各种科学门类对于非线性、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在整体上已拧成一股绳，形成锐不可当之势，向着封闭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和学术体系进行猛烈的冲击。这就为模糊美学的诞生提供了适宜的气候与土壤。对于自然、社会、艺术中出现的美的不确定状态，定义式的确定的美学观念，已远远无法解释。这在客观上就亟须出现一种能解决这种难题的美学，这就是模糊美学。

如果说，模糊美学、耗散结构论等学科为模糊美学的形成提供了自然科学理论参照系的话，那么，唯物辩证法则为模糊美学的产生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它们从各自角度放射出不确定论的光束。

黑格尔说：“有生活阅历的人决不容许陷于抽象的非此即彼，而保持其自身于具体事物之中。”^②局限于非此即彼论，就看不到具体事物的中介性，“因为中介性包含由第一进展到第二，由此一物出发到别的一些有差别的东西的过程”^③。对立的双方，在中介领域中，“都在直接的过渡里扬弃其自身：一方过渡到对方”^④。这种自

① 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曾庆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3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6页。

③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9页。

④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4页。